

金动天下

长篇小说

丹青 著

最彻底的复仇是杀心。

译林出版社

金动天下

丹青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动天下 / 丹青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5.7
ISBN 978-7-5447-5484-2

I. ①金… II. ①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8434 号

书 名 金动天下
作 者 丹 青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陈思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泰安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960×640 毫米 1/16
印 张 32.5
字 数 357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5484-2
定 价 39.8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主要人物表

丹霄：医药世家出身，少时流落酒坊做工，后落难给人养马，逢友人相助开“戒忧堂”玉馆立足长阳街，从此开辟各路商机，参与到权钱争斗之中。曾被嬴政封为少府，掌管山海地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，以供应皇室。外表冷漠，内心却有热情，看似熟谙官场商道，实则一颗赤子之心。见证了秦朝兴亡史，成为继吕不韦之后秦末最传奇的商人。

丹凝：丹霄唯一的姐姐，与丹霄失散后被吕不韦搭救，在秦宫中五年，少使官位，后为向吕不韦报恩出宫，被迫嫁给吕不韦。吕死后与荆轲相恋，荆轲死后帮助燕太子丹抚养儿子，半世离奇坎坷，余生只为成全弟弟，最终因救丹霄中毒箭身亡。

吕不韦：秦丞相，被嬴政尊为“仲父”，财权兼有，呼风唤雨，却甘愿为丹凝舍弃一切，后丹凝被赵姬迫害失去腹中胎儿，吕不韦也因赵姬和嫪毐奸情败露而受牵连，最终发配故土，被秦始皇密令赐死。

高若：吕不韦府中总管，曾是吕不韦食客，为报恩誓死跟随吕不韦，后受吕临终所托保护丹凝，为搭救丹凝而被秦宫追兵逼至悬崖杀死。

李诗纓：丹霄的妻子，性格易怒固执，心性单纯善良，曾是丹霄做工那家酒坊的大小姐，自幼与丹霄相看两厌，却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他，瞒着他生下一双子女，六年后二人在咸阳重逢。丹霄历经坎坷后与她成婚，两人相伴终生。

李肇：酒坊老板，李诗纓的父亲。诗纓为寻找丹霄离家出走，李肇强行将她带回邯郸，并命令她不准再见丹霄。诗纓夜间逃走，李肇追赶她时不幸坠崖身亡，他的死成为诗纓一生最痛苦懊悔的记忆。

陈涉：后世又称陈胜，少时对丹霄有救命之恩，两人曾一同在酒坊做工两年，彼此共患难。后陈涉从军，因战争残了一条腿，此后性情大变，愈加贪婪，为钱出卖荆轲，与丹霄分道扬镳，恩情决裂，最终参与策划农民起义战争，推翻秦王朝。

赵姬：秦王嬴政生母，曾为吕不韦姬妾，后嫁给庄襄王异人，却一直舍弃不了对吕不韦的爱，为了一己私欲狠心对怀孕七个月的丹凝下毒。最终因与嫪毐奸情败露，被嬴政关押软禁，孤独郁郁而终。

嫪毐：假宦官，被吕不韦送至宫中陪伴赵姬身侧，并与赵姬通奸，自称秦王“假父”，被封为长信侯。凶险狡诈，城府极深，后野心策划宫廷政变，被嬴政镇压，下场极其悲惨，与赵姬所生一双子女被嬴政摔死。

萧城：吕不韦府邸侍卫首领，父母因祸丧生后一直流落街头被人欺负，幸得吕不韦收留，高若悉心栽培，成为武功高强、心性洁净的人。与高若一起搭救丹凝之时，被秦军砍断一臂，后得南山老道点化，随老道隐居深山。

公孙景：为人豪爽侠义，尚武事。父为秦时名将白起之徒。在宫中从事督军尉一职，与丹霄结拜兄弟，彼此惺惺相惜，协助丹霄开了玉馆，为丹霄开启商业之路起了重要作用。

夏芙先：咸阳城名门之后，才华过人，品性风流，初时赏识丹霄，与公孙景三人皆为好兄弟。后因一女子开始嫉恨丹霄，并多次用阴险手段陷害丹霄，成为丹霄在商界的毕生劲敌。

夏筱蝶：夏芙先的妹妹，自幼就爱慕李由，并与李由有婚约，后来二人被逼成婚，婚后她却仍不能得到李由的喜欢。后在即将临盆时被兄长误伤身亡，一尸两命。

连羽桐：咸阳城教坊内最美的女人，得到夏芙先宠爱，却偏对丹霄一片痴情。为能取代诗纓的位置，曾狠心绑架已有身孕的诗纓，妄想能独占丹霄，却换来丹霄的厌弃和憎恶。后嫁给夏芙先为妻，因不堪被夏芙先虐待饮毒自杀。

李斯：秦时朝中大员，先为御史大夫，吕不韦之后任丞相，为人谨

慎温和，参与制定法律，统一车轨、文字、度量衡制度，才高齐天，谋深似海，算是一代良相忠臣。嬴政死后被赵高胁迫，不得已立胡亥为帝，后被处以极刑冤死。

李夫人：李斯之妻，为人和善温婉，因失去过一个与诗纓样貌相似的女儿，便在诗纓无路可走之时收养了她，待诗纓犹如亲生，并帮她抚养一双儿女。

李由：李斯独子，在宫中为太子扶苏的师父，中尉官位，后升郡守。性格沉郁阴冷，沉默寡言，却独独爱上父母收养的义女诗纓，并将这份感情一直深埋于心，暗中守护诗纓多年。赵高叛变之时，为保护太子扶苏而死。

荆轲：隐居深山的侠士，偶然搭救奄奄一息的丹凝，二人在慢慢相处之中暗生情愫。后受燕太子丹邀请出山，前往咸阳行刺暴君嬴政，因遭叛徒出卖，行刺计划败露，于秦朝堂之上被嬴政刺死。

燕太子：名为燕丹。秦灭韩前夕，被送至秦国当人质，受辱后回燕国，因秦军逼境，意图找人行刺嬴政，与荆轲等人密谋了行刺计划，后却失败。被嬴政派人追杀，被逼跳入衍水河内身亡。

丹陌：丹青长子。与妹妹丹漪是龙凤胎。五岁时才与父亲丹青谋面。为人聪慧机敏，记忆力超群，擅棋艺音律。

丹漪：丹青长女。长大后与生母诗纓并不亲近，却独爱与姑母丹凝一起。长相俏丽脱俗，性格古灵精怪，擅书画刺绣。

丹初：丹青次子。生时体弱，气质清奇儒雅。为续命跟随丹凝居住在医馆内，终日与草药和医籍共处一室，小小年纪就熟通医术。

燕离：燕太子遗孤，为刺杀嬴政来到咸阳，受伤后被丹陌救下，从此被丹凝收养。因为长期跟丹漪一起相处，两人渐生爱意、情投意合。燕离擅弓箭骑术，一直想伺机刺杀嬴政，后被丹凝开解终于放下仇恨。

扶苏：嬴政之子，因遭赵高陷害失去皇位继承权，并被乱军围堵追杀，惨死异地。

赵高：秦二世时丞相，宦官。精通律法，曾被嬴政提拔为中车府令、

太仆，掌管皇帝印章，擅察言观色、献媚逢迎，在嬴政死后篡改诏书，立胡亥为帝。

虞清音：沐阳铸剑师之孙女，武功高强，性格可爱，面貌绝丽，喜穿红衣，骑一匹乌骓马，身佩锋利宝剑。巧与丹青见过几面，丹青对她念念不忘。几次救丹青脱离危难，后为寻意中人项羽离开丹青，并因楚汉争霸战事拔剑自刎而死，即传说中的“虞姬”。

南山老道：居在南山山巅的半仙道人，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断言吕不韦命中忌丹，萧城日后必断臂，这些预测后来一一应验。因与萧城父母有过交情，所以在萧城落难时出面搭救，将他带至南山收为徒弟。

韩野：丹青随从，武功高强，稍欠缺忍耐。被丹青派遣去秦宫伪装成炼丹术士，后被嬴政杀害。

蒋牧：与韩野并为丹青左膀右臂，曾是江湖侠士，为报恩至死追随丹青，多次随他出生入死，后为保护丹青死于陈涉部下之手。



目 录

主要人物表 / 1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一 惊弦发 / 1 | 十一 温如玉 / 249 |
| 二 春日迟 / 23 | 十二 微无酒 / 275 |
| 三 马蹄轻 / 46 | 十三 佩玉将 / 300 |
| 四 名利缰 / 70 | 十四 止于棘 / 325 |
| 五 又西风 / 95 | 十五 万邦屏 / 350 |
| 六 放半分 / 119 | 十六 夜未央 / 377 |
| 七 登庸计 / 144 | 十七 乾坤许 / 403 |
| 八 去浓尘 / 170 | 十八 集中泽 / 429 |
| 九 灼其华 / 197 | 十九 月出皎 / 457 |
| 十 日居月 / 223 | 二十 韶光过 / 486 |

一 惊弦发

人事略如春梦过，年光不啻惊弦发。怕醒来、失口问诸公，
今何日。

——宋·方岳《满江红·和程学谕》

秦王政四年，咸阳城迎来了冬季的第一场大雪。

鹅毛般的雪花飘飘洒洒，不过一夜之间已将整座城池变成银色的世界，在皑皑白雪的映照之下，就连萧条凋零的秃枝枯木，都被衬得别有一番风致。

天光刚亮的清早，街道上早已是车马辚辚，市人们不顾凛冽寒风匆匆开门营业，官吏们也纷纷乘车走马急忙赶赴宫中，唯恐耽搁了早朝。

从秦王行宫到长阳街，是正东西走向。长阳街因其喧闹繁华而得名，街两旁各家店面门口都悬挂着招摇市旗，行人商客摩肩擦踵、川流不息。沿着长阳街一直往前，经过茶坊、学馆、铁匠铺、酒肆、庙宇、肉铺、医馆、布庄等商店后，最终到达尽头时，入眼可见一所宽阔宏大的庄园，庄园正处在闹市和山川交界的地方，这就是文信侯吕不韦的丞相府。

此刻的吕府院中，到处都是静悄悄的，下人连扫雪的动作都是轻之又轻，唯恐惊扰到吕不韦。

“丞相又是整晚未睡吗？”

“是呀，他一直在阅简看书，天亮才刚合眼。”

两个小厮正在低声私语交谈时，一只野鸽落进了院子里，它在地上踱了几步，似是甚觉无趣一般，扑腾着翅膀绕院子上空低低盘旋了一圈

后，终于掠过墙头飞远了，地面的雪堆上只留下几个淡淡的爪痕。

厨房内，婢仆们又开始了每天要做的工作，先是烧一大锅热水，水沸之后兑上醋煮，煮好后舀进排列好的盆鼎内，之后再分放到各房间内。这是宫中太医吩咐下来的法子，说是这些蒸腾的醋气可以阻断病菌的流传。

“丞相身上的臭味越来越重了，昨晚去给他送药，我差点被熏得喘不过气来。”一个正在舀水的小婢皱着眉头抱怨着。

烧火的小婢附和着她的话，叹息着说道：“这都多少天了，怎么还不见好呢？”

“就是呢，不知还要忍到什么时候，每天被这醋气熏得太难受了，我觉得自己浑身都是酸馊味儿。”

正在交谈的两个小婢，突然留意到门口出现一个穿黑衣的男人，便立即噤声低头。黑衣男人的出现不仅令她们脸上浮现出惊惶神色，就连忙碌的动作都变得小心翼翼。

黑衣男人约莫有四十岁，身段不高，双肩瘦窄，有一张刀削般的脸，但就这么一个看上去平淡无奇的人，却独有一番慑人的气势。他是吕府的总管高若，这人本来长相就显冷漠，此刻板起脸来尤为严肃，就更让人惧怕了。见他踱步进了厨房，两个小婢赶紧恭敬地跟他打招呼：“高总管。”

“你们嘀嘀咕咕闲话些什么？我说了多少次，不许在背后论是非，你们的耳朵莫非是聋掉了？”高若冷冰冰地训斥着。

两个小婢忙放下手中活计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双双跪在高若跟前，可怜兮兮地哀求道：“高总管饶命，小人知错了，小人再也不敢了！”

高若垂下眼睑，漠然地望了她们一眼，丢下一句：“下次再让我听见，当心你们脖子上的脑袋！”

“是是是！”

“还不快干活！”丢下这句话后，高若不屑地甩袖离去。两个小婢吓得花容失色，抬起头来面面相觑，半晌无语后才醒悟过来，赶紧手忙脚乱地又去干活，自此谁也不敢再多言语。

外界一直传言，商贾出身的吕不韦家财难计、富可敌国，且不论他究竟藏有多少珠宝珍奇，单是他府中奴仆就有数万人——万人的说法无疑是刻意夸大了些，却足以显现出吕不韦财力和权力的强大。替吕不韦管理这些奴仆的，便是总管高若。十年前，清贫的高若不过是投奔吕不韦的一个门客而已，最终为何会取得吕不韦的信任，乃至变成吕不韦不可或缺的臂膀，这其中的因缘外人却无从得知。

不过高若自有他一番独特的才能。这些年来，吕府的事务在他的打理下井井有条，奴仆们也恪守家规各司其职，让吕不韦省了不少心。

沿着院子走了一圈，各房都检视过后，高若来到了吕不韦的卧房门前。他将房门轻轻地打开，又从里面慢慢掩上，进入卧房后他先是环顾了一圈屋中的景况，雀台里还留有一截未燃尽的蜡烛，因为灯捻太长致使烛火又细又长地摇曳着，雀台边的桌上散落一摞厚厚的竹简，有一些竹简还垂到了地上。

高若先是上前将烛火吹灭，此后又轻轻地将散落的竹简拾起，各自归整好了卷起来束起，一卷卷摆放在桌上。做完这些事后，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吕不韦的床榻前，刚想伸手去掀床帐，看他是否盖好了被褥以免着凉，却见吕不韦已伸手掀起床帐，独自欠身坐起。

高若忙恭敬地致歉，口中道：“大人怎么起来了？一定是小人鲁莽弄出了声响，不慎惊扰了您……”

“不是你的错。”吕不韦叹息一声，沉重地舒展了一下手臂，口中闷闷地说着，“我已无困意。”

“大人天亮才合眼，该再多睡会儿的。”高若关切地说道。

吕不韦嘴角泛起一丝苦笑，倚在身后的高枕上，缓缓向高若说道：“睡多了也心慌，倒不如清醒的好……高总管，昨夜的大雪还在下吗？”

高若一边将床帐挽起来，一边回答道：“回大人，清晨雪就已停了。”

吕不韦的声音略显有些迫切，他问：“那今日是晴天还是阴天？”

“尚未见太阳出来。”高若答道，“小人愚钝，暂看不出是晴或阴。”

吕不韦吩咐他道：“去帮我把窗子打开透透气。”

高若心有顾忌地说：“大人，这万万不可，外面太冷了，会着凉的。何况徐太医早有嘱咐，大人现在的身子见不得风。”

“不碍，你打开一扇便是，我想看看雪景。”吕不韦不改初衷地吩咐。

高若无法再拒绝，只好依了他的意思，将正对着床榻的窗子打开了一扇。那扇窗打开后，直接映入吕不韦眼帘的，便是一株落满雪痕的梅树，在这天寒地冻的荒凉中，它怡然自得地孤独立着，似是对这寒冬毫无惧色。

梅树苍虬的枝干上开满了梅花，那些花朵姿态灼灼，肆无忌惮地尽情舒展蕊瓣，仿佛是要用尽自身微弱的力量开出灿烂和辉煌，想以这短暂的绚丽去撑裂绝望冰冷的隆冬。

不知为何，望着这株不服输的梅树，吕不韦压抑许久的心情突然得到了释放。他几乎能预感到，一丝暖光将会临近他的世界，给他的命运带来劫后余生的转机。

这本是百官朝拜君王的早朝，却独缺了吕不韦一人。身为大秦丞相的吕不韦，已经接连有一月的时间未曾出现在朝堂之上。

吕府对外声称吕不韦是患了风寒，事实却并非如此。自入冬以来，吕不韦就患了一种怪疾，先是手脚溃烂流脓，接着伤口慢慢染尽全身，令他浑身都发出恶臭气味，这气味远远地就能闻见，掩也掩不住。

吕不韦本是个有洁癖的人，虽已年近半百，回望过去几十年也算是辉煌显赫。他从商从政的半世生涯，虽谈不上腥风血雨，倒也算险象环生。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他，从未料想过有天会得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病症。为了不至于引起门下食客的慌张，造成心腹全都投向别处，吕不韦只好对高若下令，让他严密封锁病因，并紧闭吕府大门暂时谢客。

宫中太医院的徐太医与吕不韦交情很深，私底下高若也曾请了他来为吕不韦诊断过，但不管用何种方法治疗，此顽疾仍是难以消除。除了隐忍之外，似乎真是别无他法。所以，一天又一天，吕不韦只能束手无策地躲在家中煎熬度日，藏匿着心里不能道于外人的孤独与恐慌。

而吕府院门之外的道路上，此刻正有一个披灰色斗篷的女子疾步走

来，她穿着素色衣衫，外形看起来非常娇小，肩上虽是只背着一个轻薄的行囊，却也不禁要令人担心她是否有力气来负荷那重量。待走到吕府大门前时，女子停下了脚步，转身要踏门阶而上，这一举动令门口的侍卫立刻警惕起来。

“来者何人？”侍卫扬起嗓子，对她大喝一声。

女子并无一丝惧怕，停下了步子稳稳地站立着，不卑不亢地用清朗的声音答道：“劳烦通报一声，我想见丞相大人。”

侍卫眉头紧皱，毫不留情地责道：“丞相大人岂是你说见就见的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，胆敢私闯丞相府？”

并非这侍卫嚣张跋扈，而是自从吕不韦迁入此处之后，实在是头一回见到平民百姓妄言面见丞相，且还是一个女子。

咸阳城民间自很早以前便有传言，说是此居风水不利，尤其对人的命脉最有损耗。吕不韦却偏不信邪，当年誓要在此大兴土木，造庭安家，他府中虽是亭台宏伟，楼阁气派，却始终被百姓视为劫难之所。因为百姓本就对吕不韦的声望很是敬畏，再加上民间传说的风水忌讳，平日里来便很少有闲杂人等敢出现在吕府附近。

女子并不因侍卫的谴责而退却，仍是礼貌地请求道：“劳烦了，我是宫中少使，真是有要事急需见丞相大人。”

“你是宫里来的人？有何凭证？”侍卫仍抱有疑虑，不肯轻信她的话。

女子见他不信，便从袖中掏出一枚令牌，令牌的确是宫中所铸造，上刻有少使官阶字样。侍卫见她执此令牌在手，不敢再有怠慢，却没有直接放行，回了她一句道：“你先等等，我去里头禀报一声。”

“多谢。”

侍卫折身进门，冲里头的人嘀咕了几句，不多会儿就走了出来，不耐烦地冲她道：“大人有令，谢绝见客！”

“小哥有否通报我的身份？”

“说啦说啦！不管你是宫中少使也好，还是别的官儿也好，我们大人一概不见，你还是请回吧！”

女子却并没有就此离去，依旧恳求道：“烦请您再去回一声，我真是有耽搁不得的要事面见丞相大人……”

吕府的侍卫仗着吕不韦的权势，说话也是盛气凌人，他不耐烦地截断她的话道：“大人身体抱恙，已经连续一月没去早朝了。你若真是宫里的人，就该知道的，他连秦王都不去见，何况你一个小小的少使？”

女子正待还去求他，却听到自大门内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，似是带有轻斥的意味：“萧城，你啰啰唆唆什么呢？”

侍卫听到这句话后，赶紧恭恭敬敬地立正站好，不敢再去跟女子搭腔。只见吕府两扇朱红色的大门便从里面打开来，从门后走出那个冷冰冰声音的主人。女子见到这个穿着黑衣的瘦削中年男人，并无任何惊惶或讶异，只是微微地欠了欠身子，冲黑衣人施礼道：“见过高总管。”

高若不禁觉得有些讶异，问询她道：“怎么，你竟识得我？”

“小人在徐太医那儿曾见过您。”女子不卑不亢地回答。

高若观察着斗篷下那张素净的脸，实在想不起曾见过这么个女子，便沉声问她道：“是徐太医派你来的？”

女子答道：“正是，徐太医调制了新的药方，差小人前来为大人诊治。”

“你不是少使么？缘何会懂得医术？又怎会跟徐太医相熟？”高若话语中带着凌厉的质疑。

女子微微一笑，嘴角似带着一点讽刺的意味，她向高若说道：“素闻丞相府广开大门揽天下有才之人，既能如此，想必丞相应是心胸开阔之人。身为丞相最得力的助手，为何高总管就如此多疑，不肯相信人呢？这冰天雪地的，一直将拜访的人拒之门外，莫非这就是您高总管的待客之道么？”

高若被她一番话说得有点下不来台，眉头皱了皱。侍卫萧城见高若不语，以为他是恼了，赶紧斥责女子道：“大胆无礼！谁允许你这么跟高总管说话的！”

这话说完，萧城作势就要去赶这女子离开，但却被高若一把拉住。高若脸色平静，声音稳稳地对女子说：“如此说来还真是高某多心了，方

才多有得罪，对不住，姑娘请进吧！”

女子对高若突然转变的态度并不觉得意外，又是对他欠了欠身子施礼，口中道：“多谢高总管放行。”

女子跟在高若身后，从大门进入吕府。她之前身处秦王宫内，早就见惯了奢华壮丽的建筑，因此对这里的浮华豪阔并未觉得多么稀奇，只是紧跟着高若的步子一路向前，希望能快些见到吕不韦。

在往院子深处走去的路，高若彬彬有礼地询问女子：“尚未知姑娘如何称呼？”

女子答道：“丹凝。”

高若点了点头，称道：“哦，丹少使。”

丹凝微微一笑，轻言道：“不敢，高总管直接叫我丹凝便好。”

高若扭头观察她背着行囊，不着痕迹地问道：“不知姑娘囊中所携何物？”

丹凝并未留心高若的表情，将行囊从肩上拿下来提在手中，非常坦白地答道：“噢，这里头是徐太医让我带来的一些药材，对大人的病很有帮助。”

高若又是点点头，未再言语。他领着丹凝一路前行，绕过花园池塘，又穿过许多条曲曲弯弯的回廊，最终停在一处高大辉煌的屋所前。高若对身畔的丹凝道：“这里就是丞相大人的卧房了，丹少使请稍作等待，容高某先去通报一声。”

“好，有劳高总管。”丹凝致谢。

高若开门进到房间里去，见吕不韦正坐在床上阅读，便走向榻前，轻声禀告说：“大人，外头有一执宫中少使令牌的女子要见您。”

“少使？哪位少使？”

高若答道：“她自称姓丹，名为丹凝，说是受徐太医之托前来。”

吕不韦一听是徐太医派来的人，便未有任何疑窦地道：“哦，是么，既是徐太医的人，那就请进来吧。”

高若得了令却迟迟未动，吕不韦见他还杵在原地，就问道：“人不是

在外头等了么，你怎么还不去请？”

“大人，恕小人多语，小人总觉得这女子有可疑之处。”

吕不韦眉头一挑，略略沉思了一下，放下手中的书简道：“先请进来吧。”

高若应道：“是。”

片刻之后，丹凝在高若的引领下走进了吕不韦的卧房内。她见这屋中摆设装饰皆是古色古香，颇能显示出主人的优雅品位。在吕不韦的床前摆着一个铜制的暖炉，暖炉周边的空洞中缭绕出热腾腾的烟气，使整间屋子都显得温暖，这气息比之外头的寒冷，简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。

走到吕不韦的床榻不远处，入鼻而来的醋酸味，以及掩盖不住的腐臭气息，令丹凝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头。只是轻轻的一下，她很快就恢复了平静的神色，低下头去，俯身跪拜道：“小人丹凝见过丞相大人。”

吕不韦道：“免礼，起身说话吧！”

丹凝款款起身。吕不韦打量着她，见她的鞋子已经湿透，踏过的地面上有轻微的水痕，再仔细观察，发现她的裙角也是湿的，想必是在大雪中行路太久的缘故。

在吕不韦望着丹凝的时候，她一直垂着头，似乎非常紧张的样子。吕不韦轻笑一声，与她道：“怎么一直低着头？”

丹凝听闻这句话，才慢慢地抬起脸来。吕不韦见她身上裹着的那件斗篷掩去了大半脸孔，便道：“这屋子里暖，你将斗篷卸了吧，不必拘礼。”

说完这句，吕不韦又吩咐高若道：“高总管，给丹少使端一张凳子来。”

“是。”高若答。

丹凝犹疑了一下，终于还是捏住了斗篷的一角捆绳将其解开脱下，然后快速地折叠好，与行囊一同放在了身畔的桌子上。

当高若将凳子端至丹凝身后，她的行囊落在桌上时，高若警觉地听到了一声硬物的响声。他登时目光如炬地紧盯着那个行囊，内心警觉起来，脸上却未露出任何破绽。

褪去斗篷的丹凝，里头穿着的是通身紧窄的麻布深衣，衣摆长到曳

地，衣袖宽大舒展，袖口处绣着浅色的几朵花纹，看上去典雅洁净。吕不韦观察她露出来的整张脸，但见她面盘如玉，蛾眉深长，眼眸灵秀，微微高耸的鼻翼下，是紧闭着的略显单薄的唇。他识得这种深衣是宫中文官的普遍着装，可见丹凝并没有撒谎，她确实是宫里来的少使。

让吕不韦尤显惊讶的，却是丹凝的容貌。她虽身着布衣净钗，仍难掩脱俗气质，她的姿色并不是庸俗的艳丽，倒显出一股掩饰不住的英气，这是吕不韦很少能在女人身上看到的。

“坐吧。”吕不韦和善地对丹凝道。

丹凝致谢后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，眼睛仍是不敢直视吕不韦。她略显怯懦的举动被吕不韦看在眼里，以为她是嫌弃他的病，便用自嘲的语气问道：“莫不是老夫病后的脸太吓人了么，以至于令丹少使生惧？”

“哦，不不，大人误会了！”

“不是么？那你为何一直低着头不与老夫对视？”

丹凝赶紧解释说：“小人只是怕冒犯了大人，因而才不敢直视，绝非因大人病容。您虽在病中，威严气度却丝毫没有损耗。”

吕不韦笑笑，他虽然病及全身，脸上倒还算是平静。虽然年近半百，他的头发却并未生白，目光也一直明亮，若不是被这场怪疾缠身，他仍算得上是神采奕奕、颇有气度的美男子，所以丹凝的话让他很是受用。

“你多大了？”吕不韦转了话题问她。

丹凝答道：“小人到了年后就满二十岁了。”

吕不韦问她道：“你既身为宫中少使，应当是受后宫掌管差遣，不知缘何会与徐太医相熟？”

丹凝并未立即回答他，她小小地咳嗽了一声，觉得喉咙有些干涩，说起话来也尤为费力，便对吕不韦道：“不知小人可否斗胆……跟丞相要一杯茶水喝。”

吕不韦愣了一下，没想到丹凝会突然提出这个请求，他宽容地笑了笑，吩咐高若道：“高总管，给丹少使沏茶。”

高若应下来，走去桌边的水壶前，丹凝见状忙起身，口中道：“多谢